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第八十一回 徐良用暗器驚走群寇 寨主受重傷不肯回頭

詩曰：未剿醜類恨如何，且住賊窠作睡窠。

舊條花裝經再整，新鋼利刃看初磨。

支更正可巡長夜，待旦還須枕短戈。

誰似徐良籌妙策，獨操勝算益多多。

且說徐良對準了他的手背，一低頭，弩箭出去，正中手背上。用了個鯉魚打挺，往起一躍，可巧手按著一塊石頭子兒。徐良一罵，周瑞一瞧，他「吧」的一聲，正中周瑞面門之上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徐良早就縱過去了，把刀就踹住了。周瑞把手甩著就跑了。

有一個手快的貪便宜，他打算要撿刀去，早被徐良「鏗」的一聲，一腳踢出多遠去了，爬起來就跑。徐良說：「追！」「騰騰騰騰騰」，一步也沒追，淨是乾跺腳。怎麼個緣故呢？他怕要追他們，這三個人就讓人家殺了，永不作那宗懸虛之事。自己想主意，怎麼救那三個人？忽然又打後邊跑過幾個人來，周瑞拿著一對雙鋼。緣故他豈肯就白白的丟了他這個窩巢？把手背上的弩箭拔出來，把英雄衣上的水裙綢子撕了一條子裹上手背，拿了一對雙鋼，復又過來拼命，說：「好！山西人，我與你勢不兩立！」徐良一笑，說：「很好！老西在此等候。過來，咱們兩個鬧著玩。」就把周瑞肺都氣炸，說：「你這廝是那裡的？」徐良說：「老西還要問問你姓什麼，叫什麼哪。」回答：「你寨主爺姓周，叫周瑞，人稱為病判官。」徐良一笑，說：「你就是那病判官？」周瑞說：「然也。」徐良說：「你沒有打聽打聽，老西我叫閻王爺。」周瑞說：「你怎麼叫閻王哪？」

徐良說：「我專揍的是判官。」周瑞氣往上一攻，掄鋼就打。徐良將大環刀往上一迎，只聽「噲噲」，把鋼削為兩段。周瑞抹頭就跑。徐良說：「追！」「騰騰」的亂響，仍是不追，連那些個小賊全都跑了。

容他們去遠，徐良把胡小記夾起來，往北就走，走不遠放下。又夾喬賓，又夾艾虎，就這麼一步一步倒來倒去，就把他們倒在後頭院裡去了。一看後頭院裡，五間上房，三間東房，三間西房。三間西房是兵器房，三間東房是廚房。徐良進去看了看，掛著整片子的牛肉，堆著整口袋的米麵，一大罈子酒，還有許多乾鮮水菜、作料等等，無一不全。

徐三爺打水缸裡取了一瓢涼水，拿了一根筷子，把他三個都是用筷子把牙關撬開，涼水灌下去。少刻甦醒過來，人人睜眼，個個抬頭，齊說道：「好酒呀，好酒！」老西說：「幾乎沒廢了命，還好酒哪！」艾虎問：「這是什麼所在？」徐良就把已往從前之事細說了一遍。艾虎說：「三哥也沒將他拿住嗎？」徐良說：「他逃跑了。」艾虎說：「這個東西，怎麼不把他追上呢？」徐良說：「我要追他，你們三個人誰管？倘若進來一個人，你們就廢了命了。」胡小記說：「咱們這些人，都不及三哥的算計。」艾虎說：「咱們趁早打算起身罷。」徐良問：「上那去？」艾虎說：「起身，咱們得找鎮店，去住店去。」徐良說：「天已將晚，道路又不熟，準知那裡有鎮店，離此多遠路程。此處就是頂好的一個店房，也有米麵，也有肉，乾鮮水菜全有。」艾虎說：「當怕的，你又不怕了。這是賊的窩巢，倘若他們夜間來了，睡覺如小死，豈不遭他們的毒手？」徐良說：「讓我嚇破了膽子了，他們還敢來！只管放心，敵著門他們也不敢來。」連胡小記想著都有些不放心，又不敢多言。徐良說：「把外頭的包袱拿進來。」喬賓出去，把驢上包袱拿下來，搬在上房屋裡。徐良說：「咱們大家煮飯。」大家亂抱柴的抱柴，燒火的燒火。喬賓說：「我抱柴。」到後頭院裡一個大柴貨垛，夾了四捆秫秸。胡小記找著菜，就把牛肉割了一大塊去切。徐良找了缸盆，倒上了有五六斤白面。艾虎就把大瓢「嘩嘩嘩」的倒了六七瓢水，還要倒哪。徐良說：「這是要吃什麼？」艾虎說：「我知道要吃什麼呀？」徐良說：「不拘吃什麼，你倒那麼些個水？」艾虎說：「喲！壞了。」徐良說：「我打算你要打漿子哪。」艾虎一笑，說：「我沒作過飯。」徐良說：「你等著吃罷，瞧我的。你說是吃什麼罷。切條，趕條，拉條；揪韃韃，削韃韃，把拉韃韃；把魚子，溜魚子，貼把谷溜溜餛，魚兒鑽沙。你們說什麼，老西全會作。」大眾全笑了。艾虎說：「這些個樣兒，我們全沒吃過。」胡小記說：「你愛作什麼，就作什麼罷。」喬賓說：「你倒別瞧我這個樣兒，我倒會。」艾虎說：「你會作什麼？」回答：「會吃。」大家又笑。真是徐良作飯。艾虎看見有一大罈子酒，說：「這可是有福不在忙，我可該喝點了。」這就找碗要喝。徐良氣往上一壯，把酒罈子抱起來往下一摔，「撲嘍」一聲，摔了個粉碎。艾虎把嘴一撇，「呼哧呼哧」的生氣。徐良說：「方才為喝酒，差一點沒死了。瞧見酒又想要喝，總不怕死。實在饞的慌，爬的地下去喝。」艾虎瞅了他一眼，敢怒而不敢言。胡爺催著吃飯。

大家飽餐了一頓，俱歸上房屋中去了，就把他們燈燭掌上。艾虎說：「我是吃飽了就困，我要先歇著了。」徐良說：「睡覺？這個地方如何睡得？睡著了就是個熱決。」

艾虎說：「全依著你老人家說。我說住不得，你說住得了；我說睡覺，你又說睡著了是個熱決。到底是怎麼辦才好哪！」徐良說：「我說在這住著，叫捨身誑騙。他們晚晌必來。咱們少刻四個人睡覺，東南西北占住四面：一個頭朝北，一個頭衝東，枕著頭朝北的腳；一個頭衝南，腦袋枕著頭朝東的腳；一個頭朝西，枕著衝南的腳；頭朝北，又枕著頭衝西的腳。這叫羅圈睡。自己都別著刀。咱們的包袱擱在當中間，全別睡覺，裝著打呼，往這麼招賊，不怕。要是有睡著的，把腳往上一抬，那個人也就醒了。賊要來了，慢慢的起去，下去就可以把賊捉住了。你瞧這個主意好不好？」胡小記說：「此計甚妙。」艾虎說：「三哥，你怎麼想這個招兒來？就依著你這個主意。」果然，就把門一關，把插管拉上。先前，艾虎是淨笑；嗣後，四個人裝著一打呼，聲音還真是不小，「呼嚕呼嚕」的。艾虎說：「這賊三更天來了還好，要是一個不來，把咱們這鼻孔都要抽乾了。」大家笑成一片。徐良說：「要是這麼笑，可就別賊笑跑了。」艾虎說：「還是一個打了，一個打罷，不然是準乾。」真是一對一聲，接連著打了。

始終不出徐良之所料。周瑞一跑，二次把鋼削折，逃躡性命到桃花溝西溝口，躲在山河裡頭，一捏嘴亂打呼哨。呼哨本是賊的暗令，慢慢的又聚在一處。王三也來了，說：「寨主，刀也不要了罷！」周瑞苦苦的告錯，說：「眾位兄弟，還得助我一臂之力。」

王三說：「誰還敢助你一臂之力？毛二哥就是我們的前車之鑒，誰還能輔佐於你。」周瑞說：「從此往後，不分什麼叫寨主，什麼叫伙計，作了買賣平分秋色。」這才把大眾說的心軟。還是王三給出的主意。周瑞親身探了一探，正對著徐良在廚房那裡說哪，賊教他嚇破了膽子了，敵著門睡覺都不怕，周瑞回去，把這話對王三說了一遍，還求王三給出個主意。王三說：「『量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』夜至三鼓，大眾湊齊，咱們大家前去。講武不是他們的對手，咱們把後院柴薪搬過去堵門燒，燒他們個焦頭爛面之鬼，風火中的亡魂。」大家說：「還是王三這個主意甚妙。」

這個桃花溝鎮店甚遠，要找住戶人家討頓飯吃，沒人肯給，只可把他們燒死，得回桃花村再打主意吃飯。可憐他們要放火，連石鋼火種都沒有，現找左近的住戶人家借來的石鋼火，在山巒後等到三鼓，好去放火。將到二鼓之半，奔了桃花村來，由後籬笆牆躡入，大眾搬柴運草。未能放火，眾人躡拿病判官周瑞，這段節目，且聽下回分解。